

二八八九年

一八八九年，「科幻小說之父」儒勒·凡爾納在紐約一份雜誌上發表了小說《2889年一個美國新聞界巨子的一天》，白描了《世界先驅報》老闆班奈特的日常。有些內容，毋庸等到二八八九年，一九八九年就已實現或超越，比如「大城市裏，樓房高達一千英尺，樓內恆溫」，「平均壽命從三十七歲增至六十八歲，並受惠於無菌食品的調製，體格更為強健」。

而很多內容，讓人不禁由衷讚嘆這位偉大作家的超凡想像力。按凡爾納的想像，二八八九年，報紙早已用不着付梓印刷，而是可以「說話」了，訂戶可用電話跟記者、政治家或學者迅速交談，獲悉感興趣的事。不僅可聽到敘述，還能看到事件經過，記者會將用密集攝影照下的片段播放出來。買報的人只需花幾分錢，便能在無數的「留聲亭」了解當日報紙內容。

報紙的廣告部，用上千台放映機不停地向天空雲層發射大得無邊的廣告，雲層以彩色顯示出來——名副其實的「雲服務」。班奈特通

過傳真電話熒光屏，與遠在巴黎的妻子共進早餐。記者、學者、作家也以視頻會議的方式協作溝通。凡爾納沒有想到這些會如此提早地變成現實。但他若生活在當今，定是全媒體的超級玩家。

在二八八九年，有營養的氣體，讓人通過呼吸就可「食用」；食品公司通過氣壓傳送管網將菜餚送給訂戶，開展超級「外賣」。按照現在科技發展的速度，也許在二〇八九年或二一八九年就能實現。

科技日新月异，幾十年前，誰能想到智能手機能如此巨大地改變人類生活？想像力和創新精神，堪稱是競爭力之本。如今很多「獨角獸」企業，不正因此脫穎而出，一馬當先嗎？反之，不進則退，只能被淘汰。墨守成規者，應當讀一讀《2889年》，照照鏡子，多些緊迫感。

【瓜園】蓬山
gardenmarvin@gmail.com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戲院重開

疫情漸緩，戲院終於重新開放了，除了可以坐在大銀幕前觀影的興奮心情之外，久違了的看電影「中伏」的鬱悶以及「中伏」中到想要「鉗機」的衝動，也一起回來了。

這次讓我「中伏」的是《屍殺半島》（Peninsula）。這部電影的上一集《屍殺列車》（Train To Busan）雖然不算完美，但總體而言不失為上乘之作。二〇一六年在香港上映時《屍殺列車》連續打破各項紀錄，最終以六千八百萬港幣的票房成為當時香港最賣座的亞洲電影。

有了上一部的成功，這一次導演延尚昊的信心與野心顯然同步增大了。他自編自導，上一部的編劇與主要演員都沒有保留，完全放棄了上一部的故事，構建了一個全新的世界：喪屍病毒在韓國爆發，全世界將整個韓國徹底隔離了四年。男主角一行，則為了取回巨額美金，冒險重新踏上了這一片喪屍橫行的土地。

平心而論，這種災難過後的「

廢土世界」在影視作品中並不罕見，也有很多大獲成功的例子，比如遊戲中的《異塵餘生》（Fallout）系列，又比如電影中的《末日先鋒：戰甲飛車》（Mad Max：Fury Road）。將故事背景設定在人類文明崩落之後的世界，沒有法治，沒有秩序，為了生存人可以淪為野獸，不擇手段。在極端的條件下，人性的陰暗面更容易暴露出來，而在同樣條件下閃耀的人性光輝，會顯得更加璀璨奪目。

但好的背景最多也只能如同一張上好的宣紙，好的故事才是最終在紙上呈現的水墨山水。不幸的是，《屍殺半島》邏輯漏洞與反智情節齊飛，自我犧牲與強行煽情一色，花了很大力氣，用了很多電腦特效，講出的是一個宏大背景之下千瘡百孔的故事。

【大川集】利貞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停電憶苦飯

我住的小鎮因遭遇暴風雨停電一周。食品超市、飯館停業。家裏冰箱失靈，電爐、電水壺無用，對習慣熱食的中国胃來說真是巨大的考驗。

周圍人各顯神通渡難關。美國同事靠花生醬、果醬三文治度日。中國同事有的驅車百里去買液化氣罐，有的用炭火燒烤架做飯，有的找到大學室外的緊急電源，插上電飯煲燉肉，陣陣香氣讓路過的美國人豎起大拇指。我用麵包、水果對付了幾天，正覺闔無天日，小鎮埃及人開的飯館每天傍晚免費提供熱食了。終於吃上溫熱的米飯和魚，幾乎熱淚盈眶。適口充腸的食物下肚，睡覺也香了，心情也好了，再次深深體會到食物對身心健康至關重要。

停電帶來的不光是熱食的匱乏，還有食物的浪費。同事們抱怨冰箱裏的魚、肉、蛋、奶都泡湯了，每天開車出城，買回乾冰保鮮只是杯水車薪，無濟於事。不得不丟棄冰櫃裏的鮮蝦、裏脊肉和辛辛苦苦花了大半天時間才做好的一百隻餛飩，我也很心疼。

劫後餘生，人身安全，房屋沒事，食物腐壞可能該算小事，不值一提。但人們痛惜的不僅是食物本身。更重要的是，食物是其他重要東西的基本代碼，是生命、安全、希望、財富的隱喻，在大災大禍臨頭時格外震撼人心。多少次地震、洪災、疫病發生後，救災人員手裏的一碗即食麵都是國內的大新聞。而美國人疫情爆發之初大量囤積衛生紙，同樣出於在巨變中攪緊生活中唯一能控制的東西的渴望。

災後重建米袋子、菜籃子，恢復正常生活，需要時間、金錢，更需要重新開始的勇氣和堅韌。也許該先吃點好的鼓鼓勁？

【墟里】葉歌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契約化的時間

某外賣小哥因路況或天氣原因，未能按時送達，導致買家拒收，甚至惡語相向、大打出手，飯菜灑了一地。類似的新聞時有所見，引起我一些思考。

中國人有句餐桌口頭語：「趁熱吃」。大部分中餐確實剛出鍋時味道更好。主食也是如此。麵條放久了，坨作一團，影響口感；烤饅涼了，也不那麼香脆。可見，「趁熱吃」是經驗之談。現在吃外賣的人很多，不論外賣小哥接单多麼敏捷、行動多麼迅速，送來的飯菜總不如現做現吃的滋味好。當然，以後的外賣或許會出現「保燙」技術。前些年，為了食物的保鮮運輸，不是發明了「冷鏈」嗎？誰敢說不會出現「燙鏈」呢？到那時，外賣小哥在

你家門口蒸炸煮燉，彷彿昔日街頭巷尾的餛飩攤。

不過，因為外賣小哥晚到幾分鐘而大發雷霆者，恐怕大半不是因為食物口感有異。真在口感方面考究如此之人，恐怕也就不會以外賣果腹。真正的原因是時間的契約化。現代城市生活如一條無形的鞭子，不斷催人趕路。職場芸芸眾生，誰敢說自己不忙。忙，是自我價值的象徵；時間不夠用，成了現代人共同的感受。而凡是稀缺的東西，總可以賣個好價錢。

記不起從什麼時候起，到飯店點餐後，服務員就會在桌上放個沙漏，信誓旦旦地告訴你，若沙子漏盡而菜未上齊，可以免單或有別的補償。此時，時間已進入了

口頭的契約。網購訂單更是包含着作為隱形貨品的時間。準時發貨、快速專達，是許多電商的口號。

外賣更是如此，下單之後，平台給出預計送達的時間，有的還承諾遲到賠付；一旦被接單，顧客能隨時查看外賣小哥實時位置。隨着電子地圖上摩托車的圖標分秒必爭地向自己移動，心理的期待不斷累積，如果超過預定時間才收到貨，好像收到了一件殘次品，被欺騙感油然而生。其實，破損的不是貨品，而是契約化了的時間。想通此節，或可減少些物流生活裏的煩心事。

【知見錄】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一個冬日的記憶

一生有無數畫面，深藏在記憶深處，只待一個時刻，便驀然躍起，彷彿事發在昨天。相關的或是初戀或是好友，事出便不奇怪，但有的人只是點頭之交，就叫人有些詫異。

一首二十多年前大火的《同桌的你》，總會在每個畢業季再度流行。這首表現校園單純美好的歌送別了一代代青春，又溫暖了一代代過來人。在中年老年的窘困中，不少人被詩情畫意的青春慰藉，用珍藏的往日時光添補了今天的精神。

同桌的姑娘小伙，常是最貼身的青春回憶。詞曲作者高小松因這首歌風光到如今，老狼後期沒有什麼流行的代表作，但一說他是《同桌的你》原唱，九十後、〇

〇後的聽眾便兩眼放光。

「明天你是否會想起昨天你寫的日記，明天你是否還惦記曾經最愛哭的你……」收到的視頻，是一群中年漢子的演唱，他們的表情陶醉在深情款款的記憶中。就在這時接到了一位同學去世的消息。這在我們這個年紀已不是奇事，一個明媚的畫面卻同時閃爍眼前：大一開學不久，初冬早晨，冬陽溫煦。在階梯教室上大課的三個班的同學，小休時都湧到院子裏曬太陽。我拐到一個牆角，不想那裏早有一個其他班的男生。我打了個招呼，他也回了幾句。彼此自我介紹，他說他來自雲南，白族人。

逝者便是這位男生。

雙魚之海

吸一口氣，由岸邊一直游出去，想清完腦袋去感受當下，感受身體每吋皮膚上的感覺，感覺可以是流暢自如的，也可以是粗糙難受的，保持平等心去接收身體上每個感受，重新學習快樂源於最簡單的當下。就在潛心去體會內在的感受時，有兩條大魚游近，兩條大魚身體的上半部浮在水面，徐徐地游在我的左右，時而用嘴巴碰我，時而則以尾巴輕拍我的身體，本來專注於自己內在感受的我，一瞬間腦內浮現出很多記憶和想像。

內觀是一個讓我們觀察自己內在感受的方法，據說由釋迦牟尼所創的修行方法，在打坐的過程中，察覺自己內在的感受，開始時你會因為打坐帶來的痛楚而感受

到不耐煩，但當你發現所有的感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，就是生起滅去，不停地重複，當你掌握到這個節奏，打坐的痛苦很快就會消失。接下來就要努力專注身體每一個部分，由頭頂到腳尖，這個過程需要很大的專注力，尤其是腦袋會不斷浮現出過去或將來的事情，稍不留神，你的思緒將會飛到九重天外，需要花很大的力氣把它捉回來。當練習多了，開始會出現一種新的感受，一種流暢自如的感受，一種輕微觸電的感覺。某次當我再感受到這種流暢自如的感覺時，我腦中忽然就浮起了兩條魚的影像，我順着兩條魚把四周的環境都想像出來，我正在海的中心，身邊圍繞着這兩條大魚。

宋鈞釉美麗的窑變

廿多年前，一名附庸風雅和投機的富商，不知從哪兒重金購得一個藍釉變紫的「窑變」海棠洗，毫不懷疑賣家所言是「宋代鈞釉珍罕的窑變真品」。後來，富商欲出售圖利，才為專家鑒定其實是清末民初時期燒製的廣東佛山石灣窑陶器而已，價錢與宋鈞真品有天壤之別。富商損失不菲，成為當時一大笑柄。不辨時代、不察窑址、不鑒胎釉、妄聽人言……，種種皆屬收藏的大忌。富商學人玩藏古瓷，但居然連陶器和瓷器也分別不出來，難怪布袋和尚「笑天下可笑的人」了。

真正宋代鈞窑器，是在河南省



線而變忽不定，是釉層中的極小石英粒所造成。藍色較淡的稱為「天青」，較深的就是「天藍」，比「天藍」淡的叫「月白」。無論什麼色調，在連續的玻璃介質中，皆懸浮着無數圓球狀的小顆粒，能夠散射短波光，美麗幽雅。

至於宋鈞釉自然形成的「窑變」，最使人着迷。宋鈞的青藍色基調，是氧化鐵着色劑在還原氣氛中的呈色作用。由於早期釉料中混雜有微量氧化銅，入窑後用碳多的火焰鍛燒時

，原本和銅相結合的氧，部分卻與火焰中的碳相結合，使釉中的銅成了氧分比例少的氧化亞銅，呈現出絢麗的銅紅色；當和藍釉溶合，就自然變成如點點星河、或斑狀、或雲彩、或蚯蚓走泥紋般的形狀，其變化十分複雜微妙，每件鈞釉器各不同。像附圖，為北宋鈞窑藍釉變紫的「窑變」葵花式瓷洗（口徑廿二公分），胎硬如鋼，釉彩的斑點渾成奇美的藝術效果，如觀天象；不禁使人聯想起一句唐詩：「夕陽紫翠忽成嵐。」

【閒性閒情】李英豪
逢周五見報

富貴

交往。

該集播出後，輿論一片嘩然。有討論名牌包包購買攻略的、有比較香奈兒與愛馬仕誰更厲害的、有探討時下女性生活指數的、更多是爆料上流社會闊太太生存之道的……可說百家爭鳴，好不熱鬧。

對於上流闊太太圈的生活，筆者不清楚；只能公道點說，我認識或接觸過來自富豪家庭的女士，很多都打扮亮麗、親切和善，不少更是才貌兼備。電視劇的情節可能反映真實，但也不能以偏概全。不過，我也想藉

此談談究竟何謂「富貴」？真的靠手執的包包可以辨別嗎？

「富」是可以的，因為有客觀的衡量標準。身家有數可算，如「福布斯富豪榜」就是以資產淨值排名。手執二百多萬愛馬仕「喜馬拉雅柏金包」的也是富，畢竟這玩意兒不是一般階級所能追求。「貴」則不同，比較抽象，既可指地位和級數，也可形容氣質和予人的觀感。故此，出身小康，學有所成，獨當一面，可以是貴；來自平民階層，品格高尚，得人尊重，也是貴；才華談吐、舉止修養兩

雅不凡的，也可顯貴。

躋身上流，筆者不知有何妙法，但可以肯定不是靠一堆名牌包包那麼膚淺簡單；富與貴，卻是可通過努力追求的。正當踏實為之，也不失為積極人生的目標。至於正在四處打聽如何入手限量包包以躋身上流圈子的人們，則不妨先好好想清楚自己真正追求的應是什麼。

【竹門日語】簡嘉明
逢周五見報